

明

通

鑑

明通鑑前編卷二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前紀二

起居雜大淵獻盡
昭陽軍閏凡五年

太祖

元至正十九年春正月乙巳太祖既克婺州將以次徇浙東未下諸路集諸將諭之曰克城以武戡亂以仁吾比入集慶秋豪無犯故一舉而定今新克婺州正宜撫綏使民樂于鄉附則彼未下諸路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武豈惟國家之利卽子孫實受其福

乙卯方國珍遣使奉書于太祖方劉辰之至慶元也國
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桀竝起惟江左號令
嚴明所向無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今與我
爲敵者西有吳南有閩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
其變于是遣使隨辰來進黃金五十觔白金一百觔文

綺百匹太祖復遣鎮撫孫養浩報之

攷異諸書記國珍奉金幣及獻地遣

子爲質竝糸之三月丁巳畢鑑則正月遣使三月遣子
分爲兩次證之明史國珍傳遣子爲質在孫養浩報書
之後是前次遣使隨辰來後次遣子隨養浩來灼然爲
二事也今從畢氏分書之○諸書所記國珍語皆云西
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按友定是時在閩不過一總管
耳至正二十一年破陳友諒將鄧克明于江州始遷左
丞又三年始授平章開省延平此時安得便與國珍爲
敵故明史國珍傳別据他史改云西有吳南有閩西指

士誠南指友諒蓋友諒在江西去國珍尙遠迨十八年遣人入閩破汀州踰年陷杉關攻邵武延平諸郡則逼近浙東因珍所謂與我爲敵者乃正指友諒野史譌諒爲定耳今從國珍傳

庚申樞院胡

大海攻諸暨州守將先期宵遁萬戶沈勝以城降旣而

復叛大海擊敗之生禽四千餘人改諸暨曰諸全州

興

元史順帝紀系大明攻諸暨州于甲午之下辛丑之前明史太祖紀作庚申按是年正月甲午朔庚申二十七日也諸書皆作庚申今從之

是月樂平儒士許瑗謁太祖于婺州

瑗以元末兩舉于鄉皆第一會試不第至是見太祖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足下欲掃平僭亂安定黎民非延攬英雄難以成功太祖曰予用英雄有如饑渴方廣攬羣策救民塗炭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天下不

難定也太祖喜留參軍事已復授瑗爲太平知府時又有諸賢人王冕者辟地隱九里山嘗仿周官著書一卷曰持此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太祖下婺州物色得之置幕府授諮議參軍冕自謂得行其志未幾病卒

二月甲子朔張士誠大舉兵入寇江陰艤艦蔽江而下樞院判官吳良與其弟禎謀曰彼衆我寡宜分道設奇以禦之時士誠將蘇同僉方駐君山指麾進兵良令禎出北門迎戰潛遣元帥王子明帥壯士馳出南門夾擊大破之禽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衆敵遂宵遁癸酉平章邵榮攻湖州士誠將李伯昇斂兵退守攻

之不克乃還屯臨安伯昇復來攻榮設伏敗之 三月

甲午赦大逆以下 丁巳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

台慶元三路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爲質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不信易而爲質子此衰世之事吾豈蹈之夫質以釋疑不疑何質乃厚賜關而遣之然國珍方覘士誠勝負仍陰持兩端不決 是月陳友諒

由信州畧衢州復遣其將趙普勝寇甯國太平縣總管胡惟賢遣萬戶陳允義士汪炳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與戰于柵江口破走之 陳友諒將趙普勝旣陷池州遣別將守城

而自據樅陽水寨時太祖方經畧浙東慮其乘下游之勢以窺太平應天命徐達會院判俞通海舟師亟攻之遂大破普勝柵江營普勝棄舟陸走夏四月癸酉達等遂復池州禽僞將洪鈞等盡獲其巨艦艨艟太祖聞之大喜進達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通海僉樞密院事令乘勝亟攻安慶是月張士誠遣兵寇常州湯和擊敗之尋士誠復攻建德駐兵大浪灘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帥精銳出烏龍嶺循胥口而上擊破之士誠復遣兵屯分水嶺以窺建德世明復擊走之斬首五百餘級胡大海既克諸全太祖令移兵攻紹興不下親軍

都指揮馮國用卒于軍時年三十六太祖哭之慟歸其

喪既定天下追贈郢國公賜謚國顯據紀事本末系此

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于三月之末言太祖

陷紹興按太祖親征紹興本紀不載證之馮國用傳但

言攻紹興卒于軍既不言取紹興亦無從太祖往征之

語又證之士誠傳言士誠數以兵攻常州江陰建德長

興諸全戰不利去而太祖遣邵榮攻湖州胡大海攻紹

興常遇春攻杭州亦皆不能下據此則攻紹興既未下

而所遣之將為胡大海太祖未嘗親征也大海傳亦但

言其自諸全移兵攻紹興再破士誠兵亦不言其取紹

興也又證以是年五月太祖召大海守甯越論以紹興

為士誠將呂珍所據是紹興彼時並未下非既下而復

陷也舉氏通鑑系之四月但在是時畢氏亦遣之今據國

用傳增入而刪

去太祖親征語 五月辛亥太祖將還應天召胡大海

于紹興既至諭之曰甯越為浙東重地必得其人守之

吾以爾爲才故特命之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

爾宋巴延布哈

舊作伯顏不花

在衢其人多智畧舒穆魯伊遜

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密邇甯

越宜與常遇春同心協力伺間取之此三人皆勅敵未

可輕也仍命左司員外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欒鳳綜

理錢糧軍務事未幾有導大海再攻紹興請爲內應者

太祖知其詐命法司拷問則士誠間也遂併其家屬誅

之六月壬戌朔太祖還應天甲子張士誠將呂珍

圍諸全大海自甯越帥兵援之珍堰水灌城大海奪堰

反以灌珍珍勢蹙乃于馬上折箭誓解兵大海許之都

事王愷曰賊狡猾難信不如因而擊之大海曰彼果來
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遂

引兵還 陳友諒之弟友德帥兵圍信州元江東廉訪

使巴延布哈德克津舊作伯顏不花的斤自衛引兵來援與鎮南

王子大聖努舊努作奴樞密判官席閏參謀該里丹舊作海魯丁

等共入城守凡六閱月糧盡軍民唯食草苗茶紙既盡

括鞢底煮食之又盡則羅掘鼠雀及殺老弱以食然猶

出兵屢卻賊是月僞將王奉國來攻城晝夜不息者踰

旬德克津登城麾兵拒之已而士卒力疲不能支萬戶

顧馬兒以城叛城遂陷閏出降大聖努該里丹皆死之

德克津力戰不勝遂自刎部將蔡誠盡殺妻子與蔣廣奮力巷戰誠遇害廣爲奉國所執愛其勇欲降之廣曰我甯爲忠死不爲降生汝等一草中盜耳吾豈屈汝乎奉國怒磔廣于竿廣大罵而絕義兵陳受亦被禽不屈賊焚之初德克津之赴援也自念天子司憲不忍坐視信州危急所不忍者有太夫人在卽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卽死何憾德克津乃命其子額森布哈舊作也先伯花奉其母間道入闕以江東廉訪使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事聞元贈官謚曰桓毅 秋七月故濠黨趙均用被殺初均用與

彭大之子早住旣陷盱眙泗州遂自泗州寇淮安陷之
以至正十七年據淮均用稱永義王早住稱魯淮王未
幾均用失淮奔山東會劉福通之黨毛貴連陷山東諸
路據益都聲勢大振均用往依之旣而互相猜忌均用
遂襲殺貴據益都欲併其衆貴黨續繼祖聞之自遼陽
入益都遂殺均用由是其黨互相讐敵彭早住不知其
所終攷興彭早住爲彭大之子畢氏據實錄辯證之說
是也然彭趙稱王則在十三年豫圍旣解之後未
幾大死早住代之然無名號也据元史順帝紀則稱永
義稱魯淮者乃在十七年踞淮安時畢氏遂移之十四
年似彭大在時未嘗稱王而稱王實始于早住
與元明二史皆不合今不從餘詳前卷攷異中八月
庚午命朱文遜秦友諒攻無爲州陷之文遜太祖義子

也 是月元陝西行省左丞察罕特穆爾舊作帖木兒帥兵

攻汴梁復之察罕系出北庭其祖父徙河南爲潁州沈

邱人居平慨然有大志及汝潁兵起奮義起師沈邱子

弟願從者數百人與信陽州羅山人李思齊同設奇計

襲破羅山縣事聞元授察罕爲汝甯府達嚕噶齊知府

事于是集義兵得萬人自成一軍數討賊有功十七年

以援陝西報捷行臺御史王思誠言于朝請令察罕專

守關陝仍許便宜行事從之于是授陝西行省左丞竝

以思齊爲四川左丞至是謀復汴梁率歸亳陳蔡之師

水陸竝下又大發秦晉兵會汴城下圍之三月偵知汴

梁城中食且盡乃與諸將分門而攻夜帥將士鼓勇登
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韓林兒從數百騎出東
門遁走退保安豐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元京以功拜
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
御史中丞仍便宜行事詔告天下察罕乃以兵分鎮關
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
里于是遂謀大舉以復山東 九月癸巳奉國上將軍
徐達僉院張德勝等克潛山達等既克無爲州遂自州
登陸夜至浮山寨敗趙普勝別將于青山追至潛山友
諒遣參政郭泰渡沙河逆戰德勝復大破之斬泰遂拔

潛山命將守之。乙未陳友諒殺其將趙普勝先是普勝據安慶諸將攻之不克僉院俞廷玉卒于軍中諸將患之太祖曰普勝勇而寡謀友諒驕而恃功若用間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數爲普勝畫策見親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達普勝客見疑不自安遂來歸盡得普勝陰事乃重以金幣啗客潛往友諒所問普勝普勝不知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遂忌之至是憤潛山之敗疑普勝貳于己乃詐以會師爲期自江州猝至普勝不虞見圖且燒羊出迎于雁汊甫登舟友諒遂執而殺之併

其軍 丁未同僉樞密院常遇春克衢州先是遇春攻
衢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
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乘之以登又穴地攻其
大西門元守將宋巴延布哈等悉力捍禦以束葦灌油
燒呂公車架千斤秤鉤懶龍爪用長斧斫木梯築夾城
以防穴道遇春攻之凡兩月餘不能克至是以奇兵掩
其不意突入南門墮城毀其戰具城中遂蹙院判張斌
度不能守潛出小西門迎降宋巴延布哈不知尙督兵
拒戰俄而城中火起我師入城衆遂潰總管馬浩赴水
死宋巴延布哈被執國異馬浩死見明史陳友定改衢

州路曰龍游府尋改曰衢州府進遇春僉樞密院以王

愷爲衢州總制是月張士誠復遣兵寇常州湯和遣

統軍元帥吳復督兵出忠節門奮擊大敗之院判吳良

復遣萬戶聶貴蔡顯帥衆出間道殲其援兵于無錫之

三山守將莫天佑遁去

攷興畢氏通鑑系之十月今據紀事本末又是時攻常州非江

陰也證之明史吳復吳良傳皆同畢鑑作江陰今不從

冬十月太祖遣浙東分

省博士夏煜授方國珍福建行省平章其弟國瑛參政

國珉樞密分院僉事各給符印仍以所部兵馬城守俟

命征討煜旣至國珍欲不受業已降欲受之恐見制乃

詐稱疾自言老不任職唯受平章印誥而已是時元亦

以國珍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徵海運糧于張士誠令

國珍治運歲漕十萬石于京師

國珍據明史本紀系之十月畢鑑作九月甲寅

蓋據煜奉使月日也

十一月僉院胡大海與樞判耿再成合兵

攻處州初再成從太祖取婺州爲前鋒太祖命屯兵于縉雲之黃龍山以遏敵衝謀取處也黃龍四面陡絕再成樹柵其上元處州守將舒穆魯伊遜遣兵分據要害而令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時將士皆怠弛無關志會大海出軍抵樊嶺再成與之合連拔桃花嶺葛渡二砦進薄城下伊遜戰敗棄城走將士皆潰散壬寅遂克處州大海分兵略定諸縣遣使諭深曰吾王天授也

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自附將誰與僂力且去年爾戰則敗今年我不戰而勝天意亦可見矣深然之遂以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先降餘相繼下之以再成統兵填守句容孫炎爲總制太祖素知深名召見授左司員外郎遣還處州招集部曲以俟征討 戊申陳友諒遣兵陷福建之杉關 十二月甲子張士誠以分水之敗復遣其將據新城三溪結寨數出寇掠李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焚其壘自是士誠不敢窺嚴婺 初陳友諒破龍興徐壽輝欲徙都之友諒恐其來不利于己遣人尼其行至是友諒據

江州壽輝遂引兵發漢陽次州城下友諒陽遣使出迎而陰伏兵于城西門外壽輝旣入門閉盡殺其部屬居壽輝于江州自稱漢王置官屬自是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擁虛位而已是歲陳友諒遣兵入閩寇邵武汀州元總管陳友定禦之戰于黃土寨盡獲其部衆僞將鄧克明遁去友定一名有定福清人至正十二年盜起海上汀州判蔡公安募人擊之友定時以明溪驛卒好談軍事公安奇之授爲黃土寨巡檢從討延平邵武諸山寇平之積功擢爲清流縣尹爲人沈勇喜游俠衆悍服之至是行省授爲總管以禦寇功奏聞友定名始著云

二十年春正月己亥夏煜自慶元還應天言方國珍奸詐狀非兵威無以服之太祖曰吾方致力姑蘇未暇與校乃遣都事楊憲傳仲章復往諭之曰吾始以汝豪桀識時務故命汝專制一方汝顧中懷叵測欲覘我虛實則遣侍子欲卻我官爵則稱老病夫智者轉敗爲功賢者因禍成福及今能滌心改過則三郡之地庶幾可保其審圖之國珍得書不省 是月以馮國勝爲帳前都指揮使典親軍先是國用卒子誠幼而國勝先已積功爲元帥太祖乃命襲其兄職國勝後更名宗異最後始以勝名 二月庚申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甯

歸附請降時友諒兵入杉關羣盜竊發聞中大擾天祿
見國勢不振聞太祖師下浙東方國珍降乃遣古田縣
尹林文廣以書納欵而福清州同知張希伯亦遣人請
降太祖皆納之賜書褒諭國史本紀系之正月無日明史稿系之二
月亦無日惟潛庵史稿書二月庚申與紀事本末平閩條下合按是月戊午朔庚申爲二月初三日是明史本紀据其遣人納欵之月亦無不合三月戊子朔徵劉
惟湯氏兼具日分畢鑑同今從之

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溢龍泉人琛麗水人先是太
祖下婺州召見濂而是時基溢琛尙在處州元舒穆魯
伊遜幕中故太祖謂伊遜善用士及胡大海克處州基
已先棄官歸而溢與琛自伊遜敗後避入建甯大海乃

竝濂薦之時郎中陶安亦屢爲太祖道四人之賢太祖因遣使以書幣徵之孫炎方總制括蒼承命招基使者再往返不起尋以寶劍贈炎炎作詩貽基謂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豈敢私受封還之卒爲基開陳天命而安贈基及濂勸駕之詩踵至于是與濫等同至京師至是太祖召見喜賜坐勞之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因問今天下紛爭何時定乎濫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太祖稱善基陳時務十八策悉嘉納焉濂長基一歲皆起東南負重名基雄邁有奇氣而濂自命儒者以文學受知皆備顧問太祖爲

築禮賢館處之一日從容問安曰此四人者於汝何如

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

太祖多其能讓云

因與伯兄浚甫撰陶學士年譜證以集中有送孫伯融赴括蒼詩又有寄

劉伯溫宋景濂二公詩中有東山好慰蒼生望南園那容皓髮安之語以其時攷之則至正十九年太祖徵基等四人而先生爲之勸駕也又二十年四人既至集中有喜伯溫景濂輩至詩有撫才要濟邦家用爲治當調鼎魏和及當朝輔佐伴伊呂汗簡芳名耿不磨之語蓋以命世期之也當太祖起兵之初中原未定劉宋諸老伏處湖東隱而不出先生遠道貽詩殷殷趣駕其後雲集帝都卒成王業史以徵聘屬之孫炎推薦歸之李善長而不知先生啟蟄之功尤不可沒予謂太祖得此四人獨以問安則安與此四人相知之深其數稱道于太祖之前可知也集中所載皆當日之實錄今據增之若孫炎封還贈劍之事據明史炎傳又遜志齋集孫伯融

傳同時李文忠亦薦諸儒許元王天錫及義烏王禕元卽

婺州所召十三人其中之一也竝見徵用寅之館中而禱

以文章名世太祖雅愛重之

預撰王天錫皇明通紀紀事本末皆作黃天錫今據

明史王禕傳

是月召常遇春于杭州遇春之出師也太祖

戒之曰克敵在勇全勝在謀昔關侯號萬人敵爲呂蒙

所破爲無謀也爾宜深戒之及攻杭州戰不利故召還

仍命從徐達攻安慶 夏五月丁亥徐達常遇春等敗

陳友諒于池州趙普勝之死也縱陽水寨不能守達等

遂拔之友諒盛兵來援聲言出安慶遇春策其必攻池

州乃與達謀伏銳兵于九華山下而以羸弱守城明日

友諒兵果至直造城下鋒銳不可當須臾城上揚旗鳴

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
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禽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旅
不殺將爲後患達不可以狀聞而遇春輒以夜掩殺過
半太祖令使者亟還諭勿縱殺絕歸附心使者返僅存
三百人太祖聞之不懌乃命達盡護諸將兵禁妄殺者
亥團紀事本末作四月今據明
史本紀其日分據潛菴史案是月陳友諒挾徐壽

輝東下攻太平守將行樞密院判花雲帥戲下三千人
結陳迎戰元帥朱文遜力戰死之友諒攻城三日不能
拔乃引舟師薄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閏月丙
辰朔陷之賊縛雲奮身大呼縛盡裂起奪守者刀殺

五六人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行至斡爾爲膾也賊怒碎其首縛雲于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賊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俱被執不屈死雲自濠州隸麾下每戰輒立奇功因命宿衛常在左右至是以太平爲建康上游重地命雲守之遂死于難年三十九方雲之與賊戰也勢急其妻邵氏祭家廟挈三歲兒泣語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義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撫之雲被執邵赴水死侍兒孫氏瘞畢抱兒行被掠至九江孫夜投漁家脫簪珥屬養之及漢兵敗孫復竊兒走渡江遇潰軍奪舟棄江中浮斷木入葦洲採蓮實哺兒

七日不死夜半有老父自稱雷老孳之行踰年達太祖
軍中孫抱兒拜泣太祖亦泣寘兒膝上曰將種也命賜
雷老衣忽不見太祖賜兒名煒及長累官水軍衛指揮
僉事追封雲東邱郡侯瑗高陽郡侯鼎太原郡侯立忠

臣祠竝祀之煒傳

五世請于朝追贈部貞烈夫人孫安

人立祠致祭

頌熙 据明史本紀閏五月丙辰花雲傳亦云閏五月三編輯覽皆系之五月据友諒

攻太平之月分牽連竝記蓋以五月攻閏月陷也丙辰為閏五月之朔日證之雲傳友諒攻城三日不得下則來攻在五月明矣今分別書之 戊午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而自立

友諒既陷太平亟謀僭偽號乃進駐采石磯遣部將佯
白事壽輝前乘間持鐵搥擊殺之遂以采石五通廟為

行殿稱皇帝改元大義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會大風雨羣臣班沙岸稱賀不能成禮方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士誠以連敗齷齪不敢應于是友諒欲乘勝攻應天江東大震初劉基見太祖留參軍事從容問征取計基對曰士誠自守虜不足慮今友諒方劫主脅下據我上游宜先圖之陳氏旣滅張氏亦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太祖大悅曰先生有至計勿惜盡言會友諒將東下諸將獻計者或議降或議奔據鍾山基獨張目不言太祖召入內問計基對曰主降及奔者可斬也太祖曰先生計安出對

曰賊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且天道後舉者勝以逸待勞何患不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矣太祖意益決時諸將議先復太平太祖曰不可彼居上游舟師十倍我猝難復也或請太祖自將迎擊太祖曰不可彼以偏師綴我而全軍趨金陵半日可達吾步騎急難引還百里趨戰兵法所忌非策也乃馳諭胡大海以兵擣信州牽其後而密召指揮康茂才語之曰汝與友諒雅游吾欲以計速之來非汝不可可亟作書遣使約降爲內應且給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應聲曰諾時叅政李善長在側曰今方憂寇來何爲誘

致之太祖曰遲則二寇將合爲害益大何以支今先破
此賊則東寇膽落矣善長稱善友諒得茂才書大喜問
使者曰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何如曰木橋乃與
酒食遣之還令歸語茂才至則呼老康爲驗太祖聞使
者歸喜曰賊入吾彀中矣乃命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
鐵石友諒果引兵東于是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
人伏石灰山側徐達陳兵南門外楊璟屯兵大勝港張
德勝等以舟師出龍江關太祖親督軍盧龍山以待乙
丑友諒帥舟師泊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三
舟入友諒令引退直出大江徑趨江東橋見橋皆石甃

知已受給乃連呼老康無應者亟率舟師趨龍江先遣
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太祖預戒山上左右各偃赤
幟黃幟一約以寇至舉赤幟兵交則舉黃幟伏兵見黃
幟卽起諸軍應之會烈日張蓋督兵友諒至龍灣衆欲
戰太祖曰天且雨諸軍趣食會當乘雨擊之須臾果大
雨雨少止赤幟舉士卒競進拔其柵友諒方麾衆爭柵
太祖命發鼓舉黃幟遇春等伏兵起徐達兵亦至于是
水軍張德勝朱虎等率舟師畢集內外夾擊漢兵大潰
其乘舟遁者值潮落舟膠殺溺死者無算生禽七千餘
人獲巨艦百餘艘戰船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院判張

德勝以舟師追至慈湖焚其舟又追之采石友諒復麾
兵迎戰德勝陷陣死之指揮廖永忠馮國勝等大呼而
入右副元帥華雲龍擣其中堅奇兵元帥王銘突陣入
被敵兵攢擗傷其頰銘三出三入殺傷過當遂大敗之

友諒遁還江州徐達乘勝攻太平守太平者聞友諒敗

皆無固志遂復之

吸興 據元史順帝紀友諒弒僞主徐壽輝于太平路在五月丁亥朔之下

又云已而回駐于江州按明史本紀陷太平在閏五月丙辰弒壽輝無日潛菴史稿作戊午是陷太平之弟三日也又龍濟之敗明史及史稿皆作乙丑去戊午僅七日是月丙辰朔乙丑初十日也元史誤以爲前五月因有回駐江州之語若龍飛紀畧紀事本末等書皆作閏五月丙辰陷太平而其下叙采石僭號之後率衆還江州又自江州引兵東下此誤也戊午尚在采石乙丑便敗若還至江州然後東下安得有往返七日神速如此

況還江州係上游之程又值南風司令必不然也蓋友諒在采石時初意欲約張士誠入寇及得康茂才書則以速趨金陵爲得計而太祖遣茂才給之亦正恐其久則與士誠合而欲其速來故其敗不過數日間證之明史紀傳竝無回至江州之語則野史仍沿元史順帝本紀之誤也今不取○復太平取安慶皆在大破友諒之後潛菴史稿以爲乘勝者是也紀事本末系復太平于辛酉辛酉去戊午僅三日正友諒在采石謀東下之時故是時諸將有先復太平之議而太祖以爲不可此可見矣今從史稿明史系于閏月乙丑之後

卯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爲提舉太祖命長子標從受

經學 戊寅胡大海克信州路先是大海奉命擣信州

遣元帥葛俊往道過衢州總制王愷亟止之至金華謂

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旣傾國入寇甯不以重兵

爲守非大將統全軍臨之不可大海然之乃親帥兵攻

信州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大海擊敗之督兵

攻城守者不能支衆潰遂克之

預墨紀事本末系之六月戊寅按戊寅乃閏五

月二十三日六月無戊寅也蓋據元史順帝紀而紀中本無日今從畢鑑

改信州曰廣信府

六月辛亥築太平城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爲

陳友諒舟師所陷至是常遇春移築去姑溪二十餘步

增置樓堞守禦遂完 壬子元舒穆魯伊遜攻慶元不

克死之初伊遜旣失處州以數十騎出走至建甯欲圖

恢復而所至人心已散知事不可爲嘆曰處州吾守地

也今勢窮無所往不如仍還處州死亦爲處州鬼耳遂

以兵攻慶元耿再成擊敗之伊遜衆潰走竹口欲還福

建道經桃花坑爲鄉兵所邀擊伊遜力戰死總制孫炎

以聞太祖嘉其盡忠死事遣使祭之

死異明史伊遜敗死系之六月無日

今據潛菴史稿

是月諸軍追友諒至池州遂克安慶先是

趙普勝部將張志雄者帥兵從友諒東下頗以普勝故

怏怏及龍灣之敗遽帥衆來降因獻取安慶之策遂克

之太祖命僉院趙仲中守之

取異據明史趙庸傳仲中卽庸之兄也明年張定邊

復陷安慶仲中棄城奔還太祖斬之紀事本末作伯仲惟畢氏通鑑作余元帥皇明通紀作俞伯仲俟攷

秋七月乙丑浮梁守將于光降光徐壽輝舊將也聞友

諒弑壽輝尋敗遂帥衆擊走漢將取饒州遣使降于鄧

愈愈遂移填饒州 九月戊寅徐壽輝將歐普祥降普

祥守袁州友諒弑壽輝徵兵于普祥普祥遂叛乃以袁州來降友諒遣其弟友仁攻之普祥擊敗其眾遂禽友仁友諒懼與之約和始釋友仁歸是月張士誠遣其將呂珍徐義等帥舟師自太湖入陳瀆港分三路寇長興耿炳文擊敗之獲甲仗舟艦甚眾尋士誠復遣兵寇諸全守將袁寶戰死冬十二月復遣夏煜以書諭方國珍曰福基于至誠禍生于反覆隗囂公孫述故轍可鑒大軍一出不可虛詞解也國珍雖不省然始稍稍懼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江南行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參謀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

拜太祖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有在太祖大感悟乃

定西征之計元史見明史基傳然傳言歲首當在二

王敘于友諒東下之前標以初字牽連竝記本非編年

之體然據此以爲二十年之歲首則彼時基尙未至何

緣有斥爲牧豎之語故皇明通紀紀事本末皆系之二

十一年之正月朔者近之若畢氏通鑑系之至正二十

四年未知何據惟時太祖已平友諒擊走士誠兵于安

豐以林兒歸居之滁州遂以二十四年正月卽吳王位

無論彼時不得有奉小明王之事卽謂中書省循前例

仍設御座而林兒之爲牧豎人皆知之何待基之斥而

後知其無能爲耶惟郎瑛七修類稿以爲卽至正二十

年龍濟之捷後事蓋奏捷行慶賀禮也徵之誠意伯集

首行狀所載謂友諒旣敗中書省設御座將以明年正

月朔奉小明王行慶賀禮正與明史傳中語合而史家

牽連記事偶倒置耳然非二十

辛酉以鄧愈爲中書

四年之正月則無疑也今不取

參政仍僉樞密院事總制各翼軍馬 二月甲申始立

鹽茶課令商人販鬻以資軍餉 己亥置寶源局定錢

鈔法元興明史本紀作乙亥按是年二月癸未朔有己亥無乙亥也潘巷史稿作己亥而明史系之二月

甲申之下則乙字乃己字之誤今据史彙 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為大都督

府以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參議宋思顏

參軍事 元泗州守將薛顯以城降初趙均用據徐州

以顯為元帥守泗州均用既死顯遂以泗州來降授觀

軍指揮使使從征江西 戊寅方國珍遣使來謝且飾

金玉馬鞍以獻太祖命卻之諭曰今有事四方所需者

人材所用者粟帛其它寶玩非所好也 夏四月辛巳

朔以李善長兼領大都督府司馬進行省參知政事

五月甲戌命胡大海移填金華時大海既克信州使其子德濟守之友諒遣其將李明道進攻據草坪鎮以遏浙東援兵大海至發遣部將繆美帥兵來援而賊已保玉山德濟將夏德潤拒戰不克死之明道遂進圍信州六月李明道圍信州急胡德濟以兵少閉城固守遣人求援于大海大海卽帥兵由靈溪以進德濟乃引兵出城與明道戰大海縱兵夾擊丙午大破之禽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初漢二有兄曰溥安仁人仕友諒爲平章守建昌太祖命將攻之不克又遣院判朱亮祖擊于饒之安仁港亦失利而太祖必欲招之降以絕友諒之

援至是大海禽其弟遂送之行省李文忠文忠令漢二
爲書以招溥復送之建康太祖命仍其舊職用爲鄉導
以取江西 秋七月甲子以范常爲太平知府諭之曰
太平吾股肱郡其民數困于兵宜令得所常以簡易爲
治興學恤民官廩有穀數千石請給民乏種者秋稔輸
官公私皆足民親愛之 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
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澣濯者參軍事宋思顏進
曰主上躬行節儉真可示法子孫惟願終始如一太祖
嘉其直賜之幣它日又言句容虎爲害旣捕獲宜除之
今豢養民間何益太祖然之卽命殺虎分其肉飼百官

夜黑事見明史思顏傳證之洪武實訓在是年七月甲子今據之

壬申友諒將張定

邊復陷安慶守將趙仲中遁歸太祖怒按以軍法常遇春以渡江勲舊請赦其死太祖曰將不能堅守城池敗則逃之不殺何以懲後乃誅仲中而官其弟庸行樞密僉事 八月己卯太祖遣使通好于元平章察罕特穆爾時察罕謀復山東與疾抵陝洛大會諸將議師期分兵五道水陸竝進而自帥鐵騎渡孟津踰覃懷而東復冠州東昌遣其子庫庫特穆爾舊作擴廓帖木兒 擣東平東平僞丞相田豐者劉福通之黨也據山東久軍民附之察罕乃先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遂降從大軍東討一時

羣賊皆在濟南察罕分遣奇兵由間道出賊後南畧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邱及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大破賊黨魯地悉定太祖聞之欲徐察其所爲以覘其變而是時察罕方攻益都未下太祖乃決計先討陳友諒方李明道之降也太祖詢以友諒虛實乃言友諒自弑徐壽輝後將士離心政令不一驍勇如趙普勝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恃也太祖乃召諸將諭曰友諒弑主僭號犯我近疆殞我名將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于是命徐達常遇春等先發 庚寅太祖親御龍驤巨艦帥舟師乘風滂流而上戊戌師次

安慶敵堅守不戰乃以陸兵疑之尋命廖永忠張志雄

以舟師拔其水寨攻城自旦至暮不下劉基請棄安慶

徑趨江州直搗友諒巢穴太祖然之

預異據明史本紀
戊戌克安慶而龍

飛紀畧云攻安慶不拔至是冬始拔安慶陳氏通紀紀
事本末皆云克江州旋師攻安慶下之又證之明史基
傳亦云攻安慶自旦至暮不下基請徑趨江州云云今
謂江州之役制勝全在舟師故破其水寨基請疾趨以
掩其不意豈待城之下哉今于戊遂帥舟師西上過小
戊下剛去克安慶語仍據基傳

孤友諒將丁普郎傅友德帥所部來歸友德宿州人初

從劉福通之黨自山東入蜀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帥

所部走武昌從友諒無所知名常鬱鬱不樂至是聞太

祖來喜曰吾得真主矣太祖一見奇之擢爲將使從常

遇春徇地壬寅次湖口遇友諒舟師出江偵邏擊敗之
乘勝直薄江州友諒大驚以爲神兵自天而下倉卒不
能軍維時廖永忠以舟師前導見州城臨江守禦甚固
乃預度城高下造橋于船尾名曰天橋以船乘風倒行
橋傳于城我師攀堞而上癸卯克江州友諒挈妻子夜
奔武昌甲辰進拔南康分兵徇斬黃黃梅廣濟皆下之
九月辛亥友諒將王溥以建昌來降太祖命溥仍守
建昌是月友諒守將餘干吳宏龍泉彭時中吉安曾萬
中孫本立等聞友諒敗皆遣使納款請以城降乃遣行
省參政鄧愈徇臨川撫州後翼元帥趙德勝徇瑞州臨

江等郡 冬十月張士誠聞我軍西上遣其將李伯昇
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竝進城中兵少不能禦太祖在
江州遣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分三路兵往援皆不利
耿炳文嬰城固守副元帥劉成出戰死于是敵復圍城
結九寨爲樓車下瞰城中取土石填濠塹放火燒水關
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復遣人求援于江
州 十一月戊午太祖聞長興圍急命行省參政常遇
春亟帥兵往援 己未鄧愈克撫州時友諒將鄧克明
據城拒守愈駐師于臨川之平塘遣吳宏進攻撫州敗
之克明佯遣使通款于愈愈知其無降意由間道卷甲

夜馳二百里比明入其郭克明單騎出南門走自度不得免乃詣愈降愈留克明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詣太祖于江州愈以兵送之中途克明復遁歸新淦 甲戌常遇春兵至長興李伯昇素憚遇春棄營遁遇春追擊俘斬五千餘人太祖聞之不悅 諸將還師攻安慶下之命遇春燹其城時太祖謀取龍興友諒僞行省丞相胡廷瑞守之太祖遣使招諭使以城降廷瑞聞友諒敗亦內懼十二月己亥廷瑞遣使鄭仁傑詣九江納款具言將校部曲請勿解散改屬它人太祖有難色劉基蹴所坐胡床太祖悟報以書

曰仁傑至言足下有効順之誠此足下明達也又恐分
散所部此足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才英士得之四
方多矣有能審天時料事幾不待交兵挺然委身來者
皆推赤心以待隨其才任使之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
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安肯散其部曲使人自
危疑負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
勇善戰以疑見僂猜忌若此竟何所成近建康龍灣之
役所獲長張梁鉉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
長張破安慶水寨鉉等攻江北竝膺厚賞此數人者自
視無復生理尙待之如此况如足下以完城來歸者邪

得失之機問不容髮當早自爲計長張卽志雄也廷瑞

得書意釋乃遣部將康泰詣江州請降

列傳胡廷瑞以龍興降明史本

紀系之二十二年正月據其迎降及太祖至龍興之月日也太祖旣得江州卽遣人招諭廷瑞故諸書多系之八九月間至廷瑞遣鄭仁傑及太祖貽書事畢鑑系之是年十二月己亥證之明史稿亦分書之但稿中無日分耳己亥乃十二月二十一日今據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亥胡廷瑞以龍興降乙卯太祖發

江州己未次樵舍廷瑞遣人齎陳氏所授丞相印及軍

民糧儲之數來獻辛酉太祖如龍興廷瑞帥行省僚屬

祝宗康泰等迎謁于新城門壬戌太祖入城首謁孔子

廟開倉庫振貧乏悉除陳氏苛政放友諒所蓄麋鹿于

西山民大悅改龍興曰洪都府時袁瑞臨江吉安等府

皆相繼下

既黑太祖如龍興明史本紀書正月乙卯潛

一據其至南昌之日也惟舍事見明史胡美傳畢氏通

鑑系之己未而元史順帝紀書正月庚申大明取江西

龍興諸路以次第攻之畢鑑所記干支皆不誤今據之

後皆可二月太祖還應天命鄧愈以行省中書參政

填洪都 癸未金華苗兵作亂行中書省參政胡大海

郎中王愷死之初苗帥楊鄂勒哲死其部下蔣英劉震

李福等自桐廬來歸大海喜其驍勇留置戲下待之不

疑至是三人謀叛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月

之七日起事是日大海晨在分省署中英等入請觀弩

于八詠樓大海出遣其黨遮跪馬前訴英等將殺已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出袖中椎擊大海中腦仆地又殺大海子關住及總管高子玉時愷方佐大海治省事其帥多德愷欲擁之而西愷正色曰吾守土義當死甯從

賊耶遂殺愷及其子寅掾史章誠亦死之

本紀苗兵作

亂系之二月辛未證之元史順帝紀二月丁丑朔是月無辛未也紀事本末言英等約衛處苗帥以是月七日起事以丁丑朔推之七日當爲癸未潛菴史稿系之是年二月癸未是明史辛字爲癸字之誤明矣今據潛菴史稿改正大海善用兵而嚴于紀律嘗自誦曰吾武人不知

書惟知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掠婦女不焚毀廬舍以是軍行遠近爭附及死聞者無不流涕後追封越國公太

祖既定天下復賜謚

大海等七人賜謚事見後

初太祖克婺州禁釀

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欲行法時大海方征越王愷

請勿誅以安大海心太祖曰甯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

我法不行竟手刃之及關住被殺遂無後云愷當塗人

以克太平召爲掾累官至郎中善謀斷常白事不聽卻

立戶外抵暮不去太祖怪問之愷諫如初卒從其議後

贈奉直大夫飛騎尉追封當塗縣男 丁亥處州苗帥

李祐之賀仁德

一作得

遙應金華蔣英等相繼作亂殺行

省樞密院判耿再成總制孫炎知府王道同元帥朱文

剛皆死之再成方與客對飯聞變上馬收戰卒不及二

十人迎戰不克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反耶賊攢槊刺再成再成揮劍連斷數槊中傷墜馬大罵不絕口死炎等三人皆被執真之空室脅之降不屈仁德燂雁斗酒噉炎炎且飲且罵賊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主上所賜吾當服以死遂與道同文剛皆遇害再成持軍嚴士卒出入民間蔬果無所取炎談辨風生雅負經濟有詩名後再成追封泗國公炎贈丹陽縣男命建像再成祠與道同文剛皆附祀文剛太祖養子名柴舍者也 金華之亂典吏李斌懷省印縑城走嚴州告變于李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掾史郭彥仁等率兵討

之至蘭溪蔣英等懼乃驅掠城中子女西走降于張士誠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赴文忠亦率將士至填撫之民乃定 辛卯拓江西洪都城先是太祖既定洪都相度形勢以舊城西南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又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餘至是成之 壬寅命平章邵榮率兵討處州苗 三月癸亥降人祝宗康泰叛先是洪都之降廷瑞主之宗與泰浸不悅及太祖還應天以廷瑞從廷瑞度二人必叛密言于太祖時上將徐達方追友諒于武昌營于漢陽之沌口太祖發使詣洪都令宗泰帥所部兵往湖廣從達聽征調二人舟次女

兒港遂以其衆叛遇商人布船因掠其布爲旗號進劫
洪都是日暮至城下發鼓舉火攻破新城門都事萬思
誠知府葉琛皆被執不屈死之鄧愈聞變倉卒以數十
騎出走數與賊遇從騎死且盡愈窘甚連易三馬馬輒
踏最後遇養子馬乘之始得奪撫州門出洪都遂陷愈
奔趨應天太祖以其功多弗罪也尋遣使詣漢陽命達
等還師討之 是月明玉珍陷雲南初玉珍據蜀聞徐
壽輝爲陳友諒所弑謀討之命以兵塞瞿塘絕不與通
立壽輝廟于城南隅遂自稱隴蜀王至是拓地至滇參
謀劉楨謂西蜀自古形勝之地勸其建都稱號以繫人

心玉珍善之乃僭稱皇帝于重慶國號夏建元天統

雲

明史本紀系玉珍稱帝于三月無日通鑑輯覽則于是年三月書玉珍陷雲南五月稱隴蜀王至二十三年正月始稱帝蓋據元史順帝紀畢鑑據平夏錄改入是年三月己酉今檢平夏錄云三月戊辰竝非己酉蓋玉珍陷雲南在三月甲寅則稱帝在甲寅之後者似之若作己酉則似先稱帝後陷雲南未知畢氏何據抑偶誤記平夏錄而以戊辰譌作己酉歟至其稱隴蜀王據平夏錄在至正二十年友諒弑壽輝之後證之明史玉珍傳亦云至正二十年友諒弑壽輝玉珍與之絕自立爲隴蜀王然則明史紀傳皆本之平夏錄也今從之亦系于三月之末竝

追殺稱王事 婺州之亂張士誠遣其弟士信乘間帥

兵萬餘圍諸全守將謝再興預遣將設伏城外自引兵出戰戰既合伏起大敗之禽其將士千餘人士信憤益兵攻城再興度不能支告急于李文忠時金華叛寇初

定而嚴州逼近敵境處州又爲叛苗所據文忠自度兵少不能應援聞邵榮討處州之兵將至文忠乃揭榜義烏古朴嶺揚言平章邵榮引兵五萬出江右右丞徐達引兵五萬出徽州約會金華刻日抵諸全士信兵見之大驚謀夜遁會胡德濟自信州率兵來援與再興分門而守夜半令諸軍募食帥死士開門突擊賊衆驚潰士信遂脫圍遁去夏四月己卯平章邵榮帥諸軍復處州先是李文忠聞處州亂遣將屯兵于縉雲山中會耿再成子天璧方奉命徵發苗兵中途聞變遂馳至文忠所得再成舊部朱絢等會榮攻之榮帥元帥王佑胡深

等燒其東北門軍士乘城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德戰敗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建康伏誅處州遂平方二郡之煽亂也衢州兵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歸過衢州迎之入城一夕遂定事聞授文忠浙東行省左丞總制嚴衢處信諸全軍事

及異克處州畢鑑系之己丑今據明

史本紀又紀事本末作癸酉按四月丙子朔癸酉則三月也蓋處州以三月攻四月復故諸書所記互異

甲午徐達復洪都祝宗康泰俱敗宗走新淦依鄧克明後爲志明所殺

志明克明之弟

泰走信州爲追兵所獲送建康

太祖以廷瑞甥特宥之廷瑞以避太祖字改名美五月丙午太祖念洪都重地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乃以大

都督朱文正統副元帥趙德勝親軍指揮薛顯同參政
鄧愈填之德勝攻陳友諒將于南昌之西山破其寨俘
斬三千餘人 是月元陳友定復汀州路先是友諒將

鄧克明復寇汀州友定擊敗之遷左丞至是命守汀州

進參知政事行省平章雅克布哈

舊作燕
只不花

擁虛位而已

六月戊寅元平章察罕特穆爾遣使報書太祖言已

奏朝廷授以行省平章事太祖不答謂左右曰察罕徒
以甘言誘我耳且以書來而不反我使者其情僞可見
也今張士誠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方國珍陳友定又
梗于東南天下紛紛未有定日惟徐以俟之是月察罕

以攻益都久不下遂爲叛將田豐王士誠等所害初豐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數出入帳中及豐旣謀變乃請察罕行觀營壘左右皆以爲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至是察罕從輕騎十一人行至豐營士誠遂刺之與豐走入益都衆乃推察罕子庫庫特穆爾爲總兵官復圍益都事聞元贈察罕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謚獻武尋授庫庫特穆爾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庫庫姓王小字保保察罕甥也養以爲子至是力圖報仇與益都兵戰生禽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太

祖聞察罕死歎曰天下無人矣

攷異明史本紀系察罕被殺于報書之下是同

月事也證之元史順帝紀乃六月戊子則去報書時僅十日耳庫庫敗益都之兵系之己亥仍是六月之下句

今並系之是月下

平章邵榮自克處州歸驕蹇有異志與參

政趙繼祖謀伏兵爲變秋七月丙辰事覺伏誅太祖自

起兵所任將帥最著者徐達常遇春與榮爲三而榮尤

宿將善戰太祖以勲舊欲宥其死遇春直前曰人臣以

反名尙何可宥臣義不與共生太祖乃飲榮酒流涕而

慘之自此益愛重遇春 八月癸巳陳友諒將熊天瑞

寇吉安守將孫本立戰敗走永新天瑞復攻破永新執

本立殺之遂陷吉安友諒遣其知院饒鼎臣守之

攷異紀事

本末系之是年十二月蓋因朱文正之復吉安率
連竝記也潛菴史稿陷吉安在八月癸巳今據之 冬

十月戊子池州元帥羅友賢據神山寨作亂謀通張士

誠杭欵震動命常遇春帥兵討之元史紀事本末作十月它書皆作十月

證之畢氏通鑑則十月戊子也今從之惟畢鑑是月壬寅朔寅字乃申字之誤也元史順帝紀十月壬申朔且

畢鑑系癸卯朔于九月則十月為壬申朔尤可證蓋寅字轉寫誤也 辛卯設關市批驗

所官主通百貨鹽十分而稅其一它物十五分稅一

十一月乙巳元平章庫庫特穆爾復益都田豐等伏誅

庫庫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不共之仇奮力攻城賊悉

眾拒守乃遣壯士穴地通道而入遂克之盡誅其黨取

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庚戌遣關保以兵復莒州

山東悉平庚申元詔授庫庫特穆爾太尉餘官竝如故將校士卒論賞有差初察罕特穆爾平山西晉冀之地而是時河南行省平章博囉特穆爾以捍蔽京師移兵填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與察罕兵爭元帝屢下詔令罷兵終不聽及察罕克汴梁平山東兵勢日盛朝廷方倚之以爲安及其沒也庫庫復修其職振其軍于是東至淄沂西踰關陝皆晏然無事乃駐兵于汴洛令以次進兵江淮而博囉特穆爾復數以兵爭晉冀朝廷雖屢解諭之而讐隙日深十二月丁亥大都督朱文正遣兵復吉安饒鼎臣出走遂以參政劉齊陳海同李明道

曾萬中粹中共守之以朱叔華知府事 太祖威名日

重元帝乃遣戶部尙書張昶等齎龍衣御酒八寶頂冒

榮祿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使宣詔書航海至慶元

蓋方國珍之計欲兩以爲功也乃遣其檢校燕敬報太

祖太祖不之答敬還國珍懼乃送昶于福建元平章雅

克布哈所時左丞王溥在建昌聞之以告太祖命溥招

之昶遂偕郎中瑪哈木特舊作馬合謀至建康時太祖已聞

察罕死遂不受殺瑪哈木特以昶才留之竝授以官元

庫庫特穆爾旣還河南遣尹煥章致書于太祖竝歸我

使人甯海布衣葉兌以經濟自負聞太祖已定甯越

規取張士誠方國珍而察罕恃其兵強名順欲招太祖
爲助兌乃列一綱三日言天下大計其畧曰愚聞取天
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初見高祖畫楚漢成敗孔
明卧草廬與先主論天下三分形勢者是也今之規模
宜北絕李察罕南併張九四撫温台取閩越定都建康
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規中原退則畫長江而自守
夫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也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
之都誠宜建都於此守淮以爲藩屏守江以爲門戶如
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以此爲基藉其兵力資財以
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我何哉且江之所備莫

急上流吳魏所爭在靳春與皖卽今江州之境今義師
已克江州足蔽全吳況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有又足以
遮蔽建康襟帶江州匪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氏傾覆
可坐而待淮東諸軍亦將來歸北略中原李氏可併孫
權不足爲也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
招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爲
事勢不侔宜如魯肅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此其
大綱也至其目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越北跨通泰
而以平江爲巢穴昔田豐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泌
欲先取范陽以傾祿山殷羨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

峻皆先傾敵巢穴今欲攻張氏莫若聲言掩取杭嘉湖越而大兵直擣平江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鎖城者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環繞其城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屬邑收其稅糧以贍軍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張氏重鎮在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者以彼糧道在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絕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杭城勢孤湖秀

風靡然後進攻平江犁其心腹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
次計也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婺州
彼卽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
顧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誘令張景齋詔
而來且遣韓叔義爲說客欲說明公奉詔彼旣降我而
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獪如是宜興師問罪然彼以
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彼則
寇掠東西捕之不得招之不可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
一平卽當納土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
期責其歸順彼自方國璋之歿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

還稱我師之盛氣已先挫今因陳顯道以自通正可勝
之而從也事宜速不宜緩宣諭之後更置官吏拘集舟
艦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福建
本浙江一道倚山瀕海兵脆城陋兩浙旣平彼心計浙
江四道三道旣已歸附吾孤守一道安歸哉下之一辯
士力耳如復稽送欵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
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
取兩廣猶反掌耳太祖奇其言欲留用之兌力辭賜銀
幣襲衣以歸後數歲太祖削平天下其規模次第大畧
如兌言

攷異事見明史葉兌傳畢氏通鑑系之是年六月察罕遣使下按兌書中已有張昶至慶元及

方國珍遣人說太祖奉詔之語則在是年十二月以後所上可證也今改系之和奉使至金陵之後

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以湯和爲中書左丞 丙寅

太祖遣都事汪河報書于元庫庫特穆爾竝送其使人尹煥章歸汴 初太祖命諸將分軍于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積穀充物它皆不及二月壬申朔諭諸將曰屯田數年未見功緒惟康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尙餘七千石分地均而所得有多寡由人力勤惰不齊耳今宜督軍及時開墾以盡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癸酉張士誠發兵攻安豐以呂珍爲前鋒士信帥大兵繼之珍至安豐圍其城久之城中

乏食劉福通遣人告急于建康太祖曰安豐破則士誠

益張不可不救時方召劉基至京基諫曰漢吳侗隙

士誠見後未可動也不聽未幾珍破安豐殺福通 戊寅移

置浙江行省于嚴州時士誠屢寇諸全李文忠應援不

及于是徙省治于嚴留總制徐司馬守金華司馬太祖

養子名馬兒者也 是月陳友諒將張定邊復陷饒州

時守將于光與吳宏等不協都昌盜江爵等乃導定邊

等入寇倉卒無備皆出走惟理問穆變死之郎中楊憲

走還建康 三月辛丑朔太祖帥右丞徐達參政常遇

春等援安豐時呂珍水陸連營據城樹柵外掘重塹會

左右軍失利阻于塹不得出太祖命遇春以兵橫擊其陣三戰三捷俘斬無算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遇春又擊敗之珍君弼皆遁去以韓林兒歸居之滁州復命達等移師討廬州達等既去元將珠展舊作竹貞實都舊作忻都遂乘間入安豐是月太祖還應天 閏月處州總制胡深

言關市之征舊例二十取一今令鹽貨十取其一稅額過重則商販不通軍儲缺乏且使江西浙東之民艱于食用又它物十五分取一亦恐稍重請仍循二十取一之例從之 是月太祖自撰朱氏世德碑遣官祇詣鳳陽泗州告祭先陵竝稱龍鳳制贈三代右丞相平章政

事吳國公

改撰此据郎氏七修類稿所載朱氏世德碑蓋太祖自撰也碑中稱龍鳳九年三月十四

日降制贈曾祖祖及考云云又言以閏三月十一日祇詣先壙焚香告祭云云正至正二十三年之閏三月也洪武實錄不載蓋既得天下諱之耳今叙入

夏四月陳友諒聞太祖援安

豐果大舉兵入寇洪都先是友諒自忿其疆土日蹙乃治巨艦高數丈外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艖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艖箱皆裹以鐵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至兵號六十萬壬戌薄城下友諒欲以大艦乘水漲傅城而登至是城移去江三十步艦不得近乃大爲攻具勢甚張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門拒守于是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僉院趙德

勝等守官步士步橋步三門指揮薛顯守章江新城二
門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程國勝等守琉璃澹
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自將精銳二千往來策應 乙
丑諸全守將謝再興叛降于張士誠初再興有心腹二
人常往來販鬻杭州太祖怒其洩軍事檢二人誅之召
再興赴應天別遣叅軍李夢庚總制諸全已復遣再興
歸至是憤夢庚出已上遂作亂殺知州樂鳳執夢庚赴
紹興降于張士誠總管胡士明棄妻子單騎走應天時
左丞李文忠聞變遣同僉胡德濟屯兵五指山下自將
精騎二千往來援應鳳高郵人知諸全有能聲被殺時

其妻王氏以身蔽鳳并殺之己而夢庚亦不屈死太祖以再興數有功叛非其志故鳳與夢庚皆不得卹 丙

寅陳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載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并力攻城壞二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軍隨樹木柵賊爭柵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復完于是總管李繼先及海龍國旺珪潛等皆先後戰沒 五月己巳朔友諒分遣諸將陷吉安時值守守將李明道與曾萬中兄弟不協謀爲內應遂開門納漢兵參政劉齊朱叔華被執尋陷臨江同知趙天麟被執癸酉分陷無爲州知州董曾死之 諭置禮賢館集劉基陶安等諸

人講論經史 丙子友諒復攻新城門指揮薛顯將銳

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副樞各一人敵兵乃退百戶徐

明被執死之明有膽畧嘗出劫友諒營獲其良馬以歸

故見殺 六月辛亥友諒增修攻具欲拔柵自水關入

朱文正遣壯士以長槩迎刺之敵奪槩更進乃命鍛鐵

戟鐵鉤穿柵復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見

城中備禦萬方堅不可拔乃欲以計脅之命執吉安臨

江被獲之劉齊朱叔華趙天麟以徇于城下文正等不

爲動三人者亦不屈死之

列異明史本紀潛菴史稿皆記劉齊等四人之死于五月

證之紀事本末則劉齊朱叔華趙天麟三人者皆死于南昌城下蓋執之以徇城不屈又殺之欲以脅城中之

降也此似得之攷南昌忠臣之祀獨此三人在殉難十
五人之數而董曾不預蓋曾非死于南昌者故別祀之
若劉朱趙三人皆江西守土之官又以其同死于南
昌城下故得入南昌忠臣祀中今據紀事本末書之乃
復遣兵攻宮步士步二門僉院趙德勝暮坐城門樓指
麾士卒弩中腰脊鏃深入六寸拔之出嘆曰吾自壯歲
從軍傷矢石數矣無重此者丈夫死無所恨恨不能掃
清中原耳言畢而絕年三十九後追封梁國公復賜謚
洪都被圍久內外隔絕文正遣千戶張子明走應天告
急子明取漁舟夜從水關出潛至石頭口宵行晝止凡
半月始至太祖問友諒兵勢何如對曰友諒兵雖盛戰
死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又師久糧乏援兵

至必可破也太祖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曰若能誘之降非但不死且富貴子明陽許之至城下大呼曰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行至矣友諒怒殺之時徐達常遇春方圍左君弼于廬州州三面阻水君弼自城上爲釣橋謀夜劫達等營擊敗之遂入城斂兵拒守凡三月不克至是太祖遣人諭曰爲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于是達遇春皆解圍還 秋七月癸酉太祖自將救洪都馮牙于龍江凡舟師二十萬刻期竝發達遇春及樞院馮國勝俞通海右丞廖永忠等及儒臣劉基陶安夏煜等皆

從

攷異据明史夏煜傳言太祖親征陳友諒儒臣惟劉基與煜侍草檄賦詩今證之陶學士集有康郎山應

制詩又龍江閱兵詩序云癸卯七月閱兵龍江臣安泰侍從又大明鏡歌曲引云安泰侍從親觀大戰于彭蠡

湖据此則儒臣侍從安固預焉今据學士集增入 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

德以一軍屯于九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

歸師又遣人調信州之兵扼之于武陽渡防其奔逸

陳友諒圍洪都凡八十五日聞太祖至卽解圍東出鄱

陽湖逆戰太祖帥諸將由松門入湖丁亥與友諒師遇

于康郎山太祖見友諒列巨舟當前顧謂諸將曰彼巨

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排十一隊火

器弓弩以次鱗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

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一千五百人獲一巨艦還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礮焚寇舟二十餘艘殺溺死者甚衆徐達等搏戰良久火延及達舟敵乘之達撲火更戰太祖亟遣舟援達力戰敵乃退俄友諒驍將張定邊直前犯太祖舟舟膠于沙漠兵遶三匝我軍左右奮擊身先捍蔽定邊不得前于是指揮韓成首以衝鋒墮水死元帥宋貴陳兆先繼之萬戶程國勝繼之皆陷陣死焉事急遇春飛矢射定邊通海永忠復飛舸夾擊定邊負重剝始遁去太祖舟甫脫而遇春舟亦膠淺亟麾兵

救之值諸舟驟進水湧乃解會日暮太祖命鳴鉦收軍
集諸將申明約束又慮張士誠乘虛入寇命徐達還守
應天是役也諸將皆殊死戰而程國勝者先以守撫州
門被創落水得不死復從太祖禦友諒于湖東卒死之
而南昌城中先以陣亡撫州門聞故豫章康山兩祀之
云明史趙德勝傳言凡昭公一人侯十二人伯二人子
十五人男六人實三十六人也蓋明史傳中言三十五
人者除程國勝數之故傳末復記國勝守南昌與牛海
龍夜劫友諒營海龍中流矢死國勝泗水得脫抵金陵
從太祖戰鄱陽張定邊直前犯太祖舟國勝與韓成陳
兆先駕舸左右奮擊太祖舟脫國勝等繞出戰艦後拔
絕力戰死而南昌城中謂國勝已前死故豫章康山兩
祀之云此事本之朱善所撰國勝神道碑蓋國勝至金
陵一節惟太祖知之故南昌城中謂其已死遂入之豫

章忠臣中後經太祖更正改祀國勝于康郎山特命朱
善述其事于碑中而野史但據實錄三十五人之語遂
遺國勝又見豫章更正祀典去國勝之名遂兩遺之畢
氏通鑑于康郎山之戰不知据明史趙德勝傳攻其顛
末特以國勝已死于撫州門不應更有死于康郎山之
程國勝故不知据何野史而增入萬國勝之名實所不
解惟龍飛紀畧七修類稿所載康郎山之祀
三十六人連程國勝數之爲得其實今据之
己丑太

祖命鳴角師畢集乃親布陳復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
連鎖爲陳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不利仰攻太祖
親麾之不前右師却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元帥濠
人郭興諫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此非火攻不
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
中至晡東北風起命以七舟束草爲人飾以甲冑各持

軍器若鬥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于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而至焚其水寨數百艘煙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師乘之又斬首二千餘級友仁卽所稱五王也眇一目有智畧梟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爲之奪氣普略卽新開陳也先是我軍方對敵忽院判張志雄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樞院同知丁普郎從援南昌有功又從入湖至是戰不利身被十餘創首脫猶植立舟中不仆持兵若戰狀太祖聞而義之時元帥余昶右元帥陳弼徐公輔皆同

日戰沒竝祀康郎山忠臣廟初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
覺謀并力來攻太祖知之庚寅夜令諸舟盡白其檣且
視莫能辨敵益駭 辛卯太祖復聯舟與友諒戰自辰
至巳不決太祖方坐胡牀指麾劉基侍側忽躍起大呼
趣太祖急更舟倉卒徙別舸坐未定漢兵飛礮奮擊所
御舟立碎友諒乘高見之方喜甚而太祖麾舟更進皆
失色廖永忠俞通海等以六舟深入綴漢軍若起若沒
友諒初無所見我軍亦睜眦意已陷沒須臾六舟繞漢
舟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之勇氣百倍呼聲震動波濤
立起于是環攻漢艦殺其士卒殆盡而操舟者猶不知

尚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友諒兵大敗棄旗鼓甲仗浮蔽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時張定邊見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而我軍已先截罟子口友諒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五里許遣人挑戰敵不敢應諸將欲退師少休士卒太祖曰兩軍相持先退非計也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而基亦密言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太祖從之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舟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皆銜尾至乃泊于左蠡友諒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

友諒有左右金吾二將軍咨之計其右金吾曰今戰不利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爲再舉左金吾曰今雖不利而我師尙多僇力一戰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舍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堪再舉邪友諒猶豫不決既而曰右金吾言是也于是左金吾聞之懼及禍遂率所部來降右金吾見勢急亦率所部降友諒既失二將兵益衰太祖乃倚舟貽之書曰吾欲與公約從以安天下公失計肆毒于我我是以下池陽克江州奄有公龍興十一郡今猶不悔復啟兵端一困于洪都再敗于康郎

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捐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
理悖人心之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頓兵敵甲與
吾相持逞其狂暴之性正宜親決一戰何至徐徐隨後
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早決之友諒得書怒
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周回巡察令所獲我將士盡
殺之太祖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傷者賜藥療
之悉遣還下令曰自今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
姪及將士之戰死者師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
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者
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 八月太祖復移友諒書曰昨

吾船對泊渚溪嘗遣使齎記事往不見使回公度量何
淺淺哉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江淮英雄唯吾與公耳
何乃自相吞併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欲力驅殘兵來
死城下不可再得也卽公僥幸逃還亦宜卻帝號坐待
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答乃分兵
克蘄州興國友諒食盡遣舟掠糧于都昌朱文正使人
燔其舟友諒益失據進退狼狽謀奔還武昌乃率樓船
百餘艘趨南湖嘴我軍輒列柵江南北岸阻遏不得前
是月壬戌友諒計窮乃冒死突出欲由湖口繞江下流
而遁太祖麾諸軍邀擊以火舟火筏衝之追奔數十里

自辰至酉戰不解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未幾有
降卒來犇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
聞之大呼喜躍益爭奮禽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
明日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張
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尸及其次子理犇還武昌復
立理爲帝改元德壽太祖旣平漢顧謂劉基曰不聽卿
言致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之出建康空虛順流而
下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
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友諒也天下不足定也

攷選太祖兩致友諒書見明史友諒傳按初次移書在
七月二次移書則八月也是年七月戊辰朔辛卯爲二

十四日又相持數日則七月己盡計友諒之死在八月
壬戌是年八月丁酉朔壬戌則二十六日也中問太祖
初致書之後又相持旬有五日則二次致書
之在八月中明矣今叙于八月壬戌之前 九月丁

卯朔太祖發湖口壬申還應天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
永忠田餘將士金帛有差壬午命李善長鄧愈留守應
天復帥常遇春康茂才廖永忠胡美等親征陳理于武
昌 諸全叛將謝再興以張士誠兵犯東陽左丞李文
忠帥兵禦之以行省郎中胡深爲先鋒是日遇賊于義
烏擊敗之再興遁去深建議以諸全爲浙東屏蔽失之
則衢州不支文忠然之乃度地去諸全五十里于五指
山下築新城分兵戍守太祖初聞再興叛急馳使諭文

忠別爲城守計至則工已竣嘉深賜之名馬未幾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兵號六十萬頓于城下不可拔乃引去 是月張士誠乘太祖西征之間脅元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求請封王達實不得已爲聞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卽姑蘇治宮室置官屬時士誠尙奉元正朔元遣使徵其糧不與淮省郎中俞思齊言于士誠曰向爲賊不貢猶可今爲臣其可乎士誠怒抵案撲地而入思齊知不可爲棄官歸遂杜門謝病以卒郎中參軍事陳基以諫止士誠稱王士誠欲殺之不果已而超授內史遷學士凡飛書走檄碑銘傳

記多出其手基每以爲憂而未能去也 冬十月壬寅
太祖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並進命常遇春分兵四門
立柵圍之又于江中聯舟爲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
兵徇漢陽德安于是湖北諸郡皆降 十二月丙申朔
太祖發武昌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
孤狃處牢中久困當自服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但堅守
營柵以乘其敝無患其城之不下也甲寅太祖至應天
戊午閱武于鷄籠山